家禮或問 本

家禮或問卷之三

喪禮

或問喪禮固當從家禮而或有䟽略未備處欲從儀禮則又有古今異宜難行處何以則不失其中歟沙溪曰當以朱子易簀時遺命爲準然記者不一具列于左朱子行狀先生病革門人問溫公喪禮曰䟽略問儀禮頷之門人治喪者一以儀禮從事言行錄諸生入問疾因請曰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乎乃頷之

初終

復

或問禮旣絶乃哭而復所以求生之道而復時猶號哭不輟恐非求生之意愚伏曰親始死孝子之心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凡可以求生者何所不用故禮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非虛爲此也今人有死而復生者多言寃氣始升猶眷戀形體欲還入宅之而怕人環哭吽聒不得便入云以理求之神道尚靜似當如此復時宜令孝子暫時輟哭以專望反之誠乃得盡愛之道未爲薄於親也觀疏家哭訖乃復之文則古人亦必輟哭而復矣

或問復衣當用平日常服之上衣耶沙溪曰當用死者之祭服士喪禮復者以爵弁服簪裳于衣註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士服爵弁助祭於君士復用

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凡常時衣服衣裳各別今此招魂取其便故連裳於衣記云復者朝服以其事死如事生冀精神識之而來反喪大記復大夫以玄赬(玄衣纁裳)世婦(大夫妻)以襢展衣(鄭玄云色白)士以爵弁士妻以稅彖衣(色黑而緣以纁)婦人復不以袡註以絳緣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方氏曰復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或問復衣用於襲斂不妨否沙溪曰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註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其以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浴而去之

或問復衣初以覆尸襲後悉與病時衣俱去而今人納之

魂帛箱中者何所據耶沙溪曰禮遺衣裳必置於靈座今以復衣置於靈座恐亦無妨若並魂帛埋之則不可

或問復時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此可遵行否栗谷曰復時俗例必呼小字非禮也少者則猶可呼名長者則不必呼名隨生時所稱可也婦女尤不宜呼名

或問復者當用何人內喪使男僕似未安愚伏曰禮天子諸侯之喪復用小臣小臣近臣也朝服平生所服以事君者冀精神識之而來反故復之其用意可謂精切矣儀禮士喪有司復疏有司府史之等尊卑皆朝服也今士人家無府史之屬故家禮直云侍者今當以鈴下親近蒼頭服上衣以復內喪則又疑當令女僕爲之此雖禮家之所不

言然以事死如生之意推之則婦人平生無故不出中門出則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大故不入中門入則婦人必避之乃於神魂飄散之際冀其歸復而使平生所必避之男僕執其衣以招之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不惟事理不當而已也抑朱子所謂侍者安知非通指女侍者而言耶又按周禮大喪御僕持翣后之喪女御持翣從柩且然況於招魂乎儀禮所謂小臣者必是閽人故得以通而不別言耳

綴足

或問綴足何意愚伏曰儀禮綴足用燕几蓋人死之後足必辟戾不便於穿襪著屨故既復之後卽以燕几綴之使

不辟庋也

奠

或問始死必用脯醢奠之者何義歟沙溪曰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註閣所以庋置飮食蓋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䟽鬼神所以依於飮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劉氏璋曰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別具饌數品

或問奠于尸東何義耶沙溪曰儀禮䟽云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其義可知也

或問家禮只云襲奠設於尸東當肩置靈座設魂帛於尸南以至大斂小斂皆如之而今批誨云小斂設奠於尸東

無乃古禮則然而自朱子始設于尸南耶沙溪曰儀禮襲及小斂奠皆設於尸東當肩家禮小斂奠則設於尸南家禮與儀禮不可合一意看也

或問家禮小斂章設奠具具字在括髮麻之上文義似不相續與大斂章設奠具之文不同何如旅軒曰具字當屬上文誤在下文無疑矣

或問家禮小斂奠卑幼者再拜主人亦拜耶不言尊丈何也沙溪曰言卑幼則孝子似在其中歟丘儀云孝子不拜當考尊丈於卑幼喪不拜也士喪禮葬前無拜禮見下朝夕哭條

立喪主

或問喪家拜賓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而若主人外更無

他親則何以爲之退溪曰今一家主人外無同居之親且尊者則不得已主人兼拜賓耳

或問立喪主註凡喪父在父爲主又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所謂爲主者但指拜賓一節而不及於祭奠等事耶旅軒曰父常總領家事故有喪亦主之拜賓卽其大節也

或問亾兄不幸無嗣今者寡嫂之喪天封主之乎豚兒主之乎旅軒曰與人爲禮則家長主之几筵之事則賢胤皆當之

或問婦亾則喪祭舅皆主之耶許眉叟曰雜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疏曰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父主之統於尊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則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喪則舅主之虞卒哭則夫若子主之喪祭之禮不同喪死亾之大變其禮重有主喪拜賓之禮焉子不得越父而爲主祭婦則舅尊而祭卑許親者主之祔則舅主之者嫡祔於祖母故也虞卒哭之祭夫旣主之況朞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所重在夫若子當如虞卒哭之禮

或問今遭弟喪喪主旣是穉孫兒則接賓之節已當主之而方在巨創中且未制服於今所遭輕喪以重喪之服接賓於葬時實爲未安何以爲之愚伏曰其與賓客爲禮則兄當主之而當初未及制服則葬時以重喪之服從事極爲難處無已則去冠絰及衰只著頭巾及承衰布衣猶爲不甚相妨否

立主婦

或問家禮立主婦註謂亡者之妻此則指主喪者之母也爲位以下諸條則亡者之妻一不擧論殊甚可疑若以亡者之妻主喪者之妻混稱主婦則尤爲未安沙溪曰初喪則亡者之妻當爲主婦時未傳家於冡婦故也虞祔以後則主喪者之妻當爲主婦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故也張子曰宗廟之祭東酌犧尊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此等處觀其所指如何耳

或問喪禮子爲主人母爲主婦行禮之際似多相閡至於虞祔之祭子爲初獻母爲亞獻尤似未安以張子東酌犧尊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之説觀之虞祔

亞獻主人之妻似當爲之但家禮主婦條註云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亡者之妻方在而主喪者之妻爲主婦無乃有違於家禮之意耶抑初喪與虞祭有異耶愚伏謂家禮本條旣云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所謂亡者之妻獨非主人之母乎襲含哭位稍爲進退令不正相對恐不至駭見如何卑者爲初獻則尊者不可爲亞獻寒岡嘗有此見以質之退溪先生先生以爲不然今當從退溪之說未知如何沙溪曰鄙意退溪說恐未安頃年姜復而問之略有所論取考爲佳

易服

或問初終易服條妻子去冠餘有服者去華飾然則祖父

母伯叔父母及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之喪皆不當去冠耶若以家禮爲正而於此等重喪不去吉冠甚涉乖戾何以則可合禮意乎沙溪曰袒括條溫公說及通解續變服圖可考也爲所生父母及祖父母與妻喪豈有不去吉冠之禮乎

或問被髮非古禮未知始自何代歟沙溪曰被髮出於西原蠻俗西原蠻子親始死被髮持缾瓮慟哭於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爲不孝唐初胡越一家蠻俗漸染於中國因有此禮及至開元采入典禮而溫公取之家禮因而不删家禮會成據丘氏之論去之行禮之家固當從之但行之已久一朝去之恐未免譏罵耳又按檀弓註云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

之前今俗或至成服始括髮非矣又奔喪云奔喪者不及
殯先之墓哭盡哀括髮遂冠歸註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
也冠謂素委貌括髮而行尚云不可今俗奔喪者或被髮
而行甚非也丘氏曰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註雞
斯讀爲筓纚筓謂以骨爲筓也纚即內則所謂縰者韜髮
之繒也蓋謂親始死孝子去其冠露出其筓纚而未及去
至括髮乃去之非謂以之爲喪服也歷考古禮筓無有所
謂被髮者惟唐開元禮有之溫公謂筓纚今人平日所不
服被髮尤哀毀無容故從開元按今世人雖無韜髮之纚
然實用筓以貫髮今包網巾與纚頭相似今擬初喪即去
冠帽露出網巾骨筓至括髮時始去之似亦同古意然不

敢自是姑記于此

或問易服不食註妻子婦妾皆去冠餘有服者皆去華飾云云而袒括髮免髽于別室註司馬溫公以爲古禮五服皆當露髮云將何所折衷耶緦小功之親亦當去冠而加免乎旅軒曰古禮然矣何可廢耶

治棺

或問油杉土杉何物寒岡曰油杉常以爲朱子避諱而以松爲杉如大全集中松逕謂之杉逕油杉則蓋指木品之性剛者如黃腸之類土杉則木品柔而最下者也竊謂如是而人或有言油杉自有別種不知是否

或問油杉土杉芝山曰按說文杉似松而材良蓋杉有二

種有脂者爲油杉也
或問灰漆之法何如西厓曰其法未詳今之治棺者但於入棺後漆布塗棺外合木之縫而已其內不用漆且漆必經日乃凝倉卒雖欲用之恐勢有所不可惟平時預作壽器者乃可用然禮文既云內外皆用灰漆則必有其法而特今人未講耳且不知所謂灰者何物今漆工用骨灰和漆塗器物甚滑澤然棺中不宜用骨灰疑是石灰或蜃灰耳當試用以驗其良否
或問瀝青之論不一當何從西厓曰古人治棺最重瀝青葬時用薄板亦要用瀝青故耳然其造法今不可曉我國所謂瀝青用以漆器只取生色以此知我國瀝青非中國

之瀝青也高氏云以少蚌粉黃蠟淸油合煎之乃可用不
然則裂矣以此觀之其造法可意會必以松脂爲主而略
加三物合煎以成也至朱子之喪蔡氏兄弟主用松脂不
用油蠟以爲松脂不得全其性然但云去油蠟而不言去
蚌粉合煎松脂無疑也蔡氏於此必有明見蓋蚌粉卽古
之所謂蜃灰宋文公之喪華元始用蜃灰此則必以蜃灰
代石灰塡實於壙內宋又非濱海之國取之必難故君子
譏其過制若雜於松脂而用之則所入至少且不費力何
害於義也近試以松脂十分加蚌粉三分黃蠟青油少許
合煎溶化旣凝之後以物叩之琤琤有金石聲性甚堅完
且無燥裂之患與單用松脂不同似爲有益第未知入土

歲久後堅否又如何耳劉氏以爲斧斤不能加得於親見云此必非浪說而彭止堂又以爲空於北方江南用之適爲蟻房者又何也大抵松脂之用我國人亦多異議嘗有人言見還葬者松脂灌在棺槨間者悉皆融爛僅如豆粥少間見風日還凝別無利益云豈隨處土品有燥濕之異而然耶不可臆料假令不至堅結如石終是辟水有功似不可不用要當廣問於經事者以驗其利害耳要按瀝靑造法丘氏儀節已載之而其法出厚終禮令人草草爲之學之不講其害至此可慨也

或問蚌粉當入幾許愚伏曰松脂每一斤入蚌粉三兩堅固適中若過此數則不得凝結此朴仲植親曾經歷磨鍊

者也

或問秫是何物西厓曰本草秫似黍米而粒小卽詩之所謂稌也性宜下濕而暑故東南多有之宜作酒陶淵明在彭澤種秫者亦此物也貢生權英俊言嘗在兪政丞泓家見一字書云秫黑黍也以此知秫乃黍類古人於棺內不用他物而用秫灰必有其意我國人不識秫爲何物或誤以爲粘稻治棺之時多燒粘稻作灰其有力者作米燒灰用之皆無意義吾家亦未免從俗爲之至今以爲恨然余少時在弘文館見雜書記我國物産而云無秫果然則雖欲用之而不可得當更問於老農之知穀性者以定耳

或問鐵釘鐵環可用否西厓曰古人釘以合板環則貫索

舉棺者也今則天地板皆以木爲釘不用鐵物其制極好雖違禮文從俗可也
或問人有親老臨期者欲預備寮具而恐未免左氏預凶事之譏未知如何沙溪曰左氏此論似有爲而發且朱子曰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註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爲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云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紟單被也皆用十五升布爲之凡衾皆五

幅小斂緇衾赬裏大斂則衾冒所以韜尸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檀弓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不爲也註喪具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爲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預爲之所謂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者也丘氏曰謂之恥具者恥成其制非不畜其質也

襲

或問男用幅巾女襲則用何巾退溪曰婦人襲冠禮所不言難以義起然儀註襲有幅巾註云皂紬制如敺頭其於婦人亦依此象平時所服而制用無乃宜乎

或問女喪裹首之制未有定說沙溪曰古者男女之喪幷用掩裹首後世始以冠代掩冠又屈寛難安故代以幅巾而皆是男子之飾則女喪猶遵古禮用掩可知也

或問古者婦人有冠斂時用冠否寒岡曰斂時婦人之冠略倣暖帽之制主於掩頭設使婦人有冠冠非斂襲之所合用如何

或問人死襲斂時幅巾深衣大帶鞾履之屬靡不詳盡而不言網巾行縢何也退溪曰網巾之制出於大明初則固家禮所不言今旣生時所常用又儀註許代以皂紵制用今依儀註用之可也行縢不言固可疑或云家禮所謂勒帛卽行縢未知是否

或問襲時只著幅巾則不能斂髮矣似未穩便大明集禮襲用網巾五禮儀代用皂羅今亦依此用之何如且著袴之後無兩脛結束之制或用行縢或用如唐制朝服靴之類亦何如沙溪曰古人生時亦有施掠頭之制襲不斂髮未安向年權敎官克中之喪吾令以冒段爲網巾以帛造行縢用之

或問襲用幅巾褖衣禮也然有官者兼用黑團領褡䕶於褖衣之下未知如何或云褖衣與團領皆是上服疊用似不可云果有妨耶或用糊紙褙繒制如紗帽品帶是如何沙溪曰禮輯所論恐得之古禮襲三稱爵弁服緇衣纁裳皮弁服白布衣素裳褖衣黑衣裳赤緣幷用之今朝服與褖衣幷用恐不

妨紗帽及品帶碍冕雖用禮輯曰恐礙于欽故雖有官者
亦用幅巾深衣
或問陳襲衣註只稱深衣深衣雖曰通行之上服有官者
自有公服所謂公服豈今之黑團領乎考之家禮以公服
爲盛服無官者通用衫帶又不能具則或深衣云云劉氏
璋註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然則公服之不稱於襲者抑
何義歟頃者柳持平之襲倉卒不得黑團領只用紅團領
於深衣之上矣今考喪禮備要乃曰無深衣則直領衣士
以上黑團領或紅團領云云然則用紅團領其或可乎大
槩襲衣當以深衣爲上服乎以公服爲上服乎旅軒曰士
以下皆以深衣爲上服則深衣上又加上服恐非古禮也

或問握手世皆用一是否退溪曰握手家禮劉氏說不分曉細詳儀禮本文明是用兩箇兩手各用一也今都下人力主用一之說問之則其言正如來諭所謂束兩手加腹以象平時拱手之狀然以其說求用之之法一則兩手幷結擬諸平時而息之至爲未安一則兩肱髆所置各當其左右脇下髀上之間橫斜反戾勢不順適又象平時拱手之說古無所據而況斂襲尸體不取順適而欲強加以端拱之象尤不近情故奇明彥曾考訂儀禮解釋爲一說以破其惑而世之人強不可令者尚多不從甚矣人之難曉也但明彥說於所以結束處亦未明白惟丘瓊山家禮握手圖用二片四角皆有繫以之結束便易今恐只依此製

用爲當也

或問握手之制劉氏說似誤當用二而兩端下邊皆有繫未知如何退溪曰握手說考據精審其剔出劉說之誤尤有力但其兩端有繫皆在下邊其先掩一端之繫仍自下邊繞擘一匝固順便其後掩一端則自下邊斜而向上鉤中指勢不順便如何

或問握手之說紛紜異同莫適所從願聞的確之論沙溪曰士喪禮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註牢讀爲摟摟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名此衣爲握以其在手故言握手不謂以手握之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者經云廣五寸摟中旁寸者則中央廣三寸廣

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四指指一寸則四寸四寸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也讀從摟者義取摟斂狹少之意云削約者謂削之使約少也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註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掔作腕疏按上文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重宦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匝當手表中指向上鉤中指又反而上繞取繫鄉下與決之帶餘連結之以其右手有決今言與決同結明是右手也下記所云設握者此謂左手鄭云手無決者也記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註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

一端結之疏手無決者以其經已云設握麗于擊與決連
結據右手有決者不言左手無決者故記之按上文握手
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今裹親膚據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
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擊一匝還
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擊者結於掌後
節中奇高峯答人曰按儀禮本條握手二右手則只一繫
左手則兩端皆有繫今從左手者家禮既不用決故從無
決者耳按此疏家之說則左右手各用一握手分明可考
近世講禮者或云用一握手兩端上下角皆有繫其設之
分置兩手於兩端四寸中各以其繫結之使之不散云未
知何所據而云然姑以所見言之疏家所謂廣三寸中央

又容四指而已者握手通長一尺二寸三分其長則各四寸乃就其中央四寸處摟斂狹少使其間適足以容四指四寸而釋名所謂握以物置尸手中使握之也即儀節所謂用帛一幅於死者手中握之也又留其餘兩端各四寸不動以待裹手之際可掩其手表四寸之廣也又所謂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重宻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者以其握手中央四寸置之手內又以其兩端各四寸掩其手表則必重疊相掩云又所謂據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者以其長尺二寸之中央置於手內而以兩端各四寸重掩其手表則兩端之廣袤纔與之相對而裹之無過不及之差云爾若用一握而分置

兩手則經所謂牢中旁寸何爲而設耶註疏所謂重疊相
掩云者何爲而發耶經所謂設浚設握乃右手也下記所
云設握者乃左手而鄭云無浚者也是果一握手而分置
兩手乎或云纔相對云者謂其分置兩手於一握手之兩
端而繫之則其兩手相對而不徹云若如是說則其重在
於繫手而不在於裹手家禮所謂握手者裹手之義安在
儀禮經曰握手長尺二寸記曰裹親膚賈疏曰今裹親膚
今謂[illegible]身記也世人以板本誤書今裹作令裹之故展轉
致疑矣[illegible]
或問禹司諫性傳問目引儀禮牢中旁寸之說以爲削約
握之中央以安手也喪禮備要亦甚詳載而家禮無之矣

此非但古禮然也其制便於褁掌依此爲之如何旅軒曰
牢中之制出於古禮恐不可以家禮無文而不用也
或問襲時有官者當用靴而今俗以爲皮革之物不可入
棺中皆用布靴何以爲之退溪曰若皮革之物不可入則
家禮必言之今只云靴笏安於棺上而無不用革靴之說
恐無不可入之理但不獨今俗有此說瓊山亦有布屨之
亦更無援證以破其謬誤然則姑從俗何如
或問褁肚是俗所謂褁肚天益耶勒帛之制何如沙溪曰
褁肚者恐非褁肚天益也家禮褁肚之用冣在內乃尸身
親近之物必是如今包褁腹腰之物也勒帛丘氏曰褁足
也宋嘉祐中歐陽公爲考官以朱筆橫抹舉子文自首至

尾謂之紅勒帛向曾見漢人以布三四尺裹足至膝縛繞
袴管恐此即勒帛也似與歐公語合
或問質殺綴旁者何謂愚伏曰綴旁似是衣纓蓋冒殺之
制如直囊而留其一邊不縫合以便韜尸其不縫處懸綴
旁使不分開曾見禮記註疏中詳此制而今無此書可考
之
或問冒今俗鮮用之雖用者或失其制其制與其義可得
聞其詳歟沙溪曰其制甚好不可不用喪大記君錦冒黼
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
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註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
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其制縫合一頭又

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畺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雜記冒者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設冒也註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士喪禮註上玄下纁象天地也疏冒爲總目下別云質與殺自相對喪大記皆以冒對殺不云質則冒旣總名亦得對殺爲在上之稱

或問喪中死者斂襲當用孝服耶退溪曰古禮未有考據而以意推之如公言用孝服似當然一用此服地下千萬年長爲凶服之人此亦情理極礙難執處如何愚意襲用素服黑巾帶斂時著身正服亦用素其餘顚倒用服雜用吉服當大斂入棺之時其孝服一具與吉服一具對置孝

服右而吉服左似有服盡用吉可以兩得之意不至長爲凶服之人或非大乖否耶

或問喪中人死則其斂襲當用何服耶若用凶服則地下殆無免喪之日欲用吉服則於心又不安禮有可據否愚伏曰斂襲當用吉服李先生有定論但欲以喪服納之棺内右邊云此則恐又難從鄙意喪服只得留之生時喪次喪除後去之於象生時之義爲得矣聞西厓寒岡亦皆如此說

沐浴

或問今人浴尸多用香木水者何據沐髮之水禮經則用潘水今當遵行否沙溪曰浴用香木五禮儀君喪有之僭

不敢用也沐水從禮經用潘汁可也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註浙粱或稷之潘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

飯含

或問飯含古人所論多有異同未知的從家禮用錢而今則通用珠亦何所據歟沙溪曰禮運飯腥註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爲含也檀弓註方氏曰飯卽含也以用米故謂之飯含也檀弓飯用米貝不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註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汪氏克寬曰含者何口實也實者何實以玉食之美也玉

食者何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庶人以錢是也然則何以實之孝子事死如生不忍虛其親口之意也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不同如此本註謂飯含也是即以飯爲含矣參之禮運曰飯腥穀梁氏謂貝玉曰含則二者雖皆爲口實而用則不同按古者諸侯用珠而國俗士庶人通用珠五禮儀亦許用之

或問古人之含皆以珠貝而家禮之用錢何意沙溪曰家禮用錢從庶人之禮所以從簡也

或問飯含主人被髮而行之似非愼終之意古禮有可據變易之節耶沙溪曰斂髮當在小斂之後飯含時無變易

之節矣且古無被髮之禮而開元禮始有之溫公及朱子從俗禮爲之

或問飯含當依禮而今人或有不忍自爲者何如退溪曰不獨飯含如歛絞舉屍撫屍之類皆喪者所當自爲古人於此非不知有所不忍所以必如是者以愛親之至痛迫之情當此終天之事不自爲而付之人尤所不忍故古禮如此今人不忍於小不忍而反忍於大不忍切恐不可之大者也

銘旌

或問家禮喪禮立銘旌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四品尺數又不舉論未知何意耶五品以下之下字無奈誤

耶沙溪曰五品以下之下字當作上字無疑
或問禮銘旌玄纁功布等尺度本謂周尺而今用造禮器
尺無乃長耶沙溪曰依五禮儀用造禮器尺無妨銘旌若
用周尺太短有駭俗見
或問大夫士之辨沙溪曰我國之制雖未知一如古制而
大槩嘉善以上以大夫論或云通政亦古之下大夫通典
賀循曰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
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
郡守諸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
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
今之諸縣令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李氏覯曰一

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丘氏曰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

或問曾經議政而未職帶西銜則以此書銘旌何如西厓曰此則同是一品固無加損然終不如書議政之爲得若以時存職名爲重則今世行二三品顯職而爲護軍僉知者可貶損其號而書時職耶

或問有人納粟受通政大夫帖然是假職焉則妻不當因夫之假職而有顯稱耶寒岡曰既以教旨出通政則不當問眞假但國法雖通政而非曾經實職則妻不許封嘗見

一京朝官陞堂十年而後喪室神主不書淑夫人其後除判決事始改題夫人神主聞者曰是禮也

或問無實職而只有資級者其妻稱號可從資級而書之乎沙溪曰當從實職不可但以資而稱某封也書鄉貫某氏爲可

或問婦從夫爵禮也今士族無職者妻銘旌神主書以孺人非禮也當何以書之曾有爵秩而削奪者妻之銘旌神主亦何以書之寒岡曰夫無職則妻借用孺人削奪者之妻恐當用無職之例也

或問徒配者死則銘旌不可書官耶眘叟曰徒配定限輕則一二年重不過三年地中之禮無窮然葬時恩命未下

則書官未安
或問庶孽婦人書某氏似無所嫌而或云國法稱以名史則氏字未安然則當何書沙溪曰氏所以別其姓也庶孽雖賤稱之何嫌且名史之稱不典或曰書以某姓之柩無妨云
或問銘旌初立於右終立於左何退溪曰按尸南首而靈座在其東則疑其初所謂立於靈座之右與其後立於柩東者同是爲右蓋自尸南首而言則東爲右非左也
或問亾兄喪柩夏月由水路下來銘旌未免沾濕經夏之後塵埋色渝欲爲改書未知何如旅軒曰改書無妨
爲位

或問家禮襲後爲位條同姓朞功以下各以服次坐其後虞祭時重服在前輕服在後云是伯叔父當居其後無乃未安乎其與祠堂序立之次不同何也沙溪曰祠堂序立常禮也襲後及祥禫祭皆以服之輕重爲次雖諸父在喪人之後何未安之有乎

或問喪主位次初喪東西相向皆以南爲上至虞祭北向西上無變其位次之文今受吊時主人西向則依初喪以南爲上耶凡地勢北尊南卑意者初喪則尸柩南首故以南爲上葬後亦依初南上則似無意義若自葬後以北爲上則此一節不著於禮文者何寒岡曰來諭恐然大槩家禮不詳言位次

或問古人殯于堂中南首而主人以下坐于殯東故其位以南爲上而順便矣今人殯于房中主人以下位于外廳而或欲依古禮以南爲上之位則主人位于廳南而去靈座遠卑幼位于廳北而去靈座近顚倒舛錯莫此爲甚矣抑未可變通耶旅軒曰成殯後則喪主之位不得不變恐北上爲宜也

或問成殯後猶依南上之位歟栗谷曰尸在床而未殯男女位于尸傍則其位南上以尸頭所在爲上也旣殯之後女子則依前位于堂上南上男子則位于階下其位當北上以殯所在爲上也發引時男女之位復南上以靈柩所在爲上也隨時變位而各有禮意

或問家禮爲位註主人坐於牀東奠北衆男坐其下朞功以下皆南上而殯後不言位次今人或仍奠北之位而以南爲上或就東階下而以北爲上何者爲得沙溪曰成殯後當以尸柩所在爲上主人之位以北爲上衆主人自北而南古禮然也家禮不分曉可疑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南上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

親厚入哭

或問始死而弔將何服主人出見賓否沙溪曰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疏凡弔喪之

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吊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吊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吊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経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経而入是也魏氏堂曰主人未成服來吊者宜淺淡素衣今人必以白衣往吊者非也丘氏曰按高氏曰古人謂吊喪不及尸非禮也今多待成服而吊非矣又曰親始死雖不敢出見賓然有所尊者不可不出

小斂

或問中朝布廣故橫布三幅足以周身本國布狹三幅未得周身可以增用否退溪曰布廣雖有彼此之殊只依丘

禮中吳草廬說用之未見其有礙何可增用耶蓋絞束相
去之間雖未連接無害也
或問小斂布以吳草廬及退溪先生說觀之本國布幅雖
狹而不可增用明矣至於大斂布亦如是否世或以今布
三幅裂爲六片而用五如此則不至甚狹而庶與古布二
幅爲六者相近云此說如何沙溪曰我國布甚狹若不連
幅則大小斂絞布尺寸之數皆不合古制連幅之未安不
猶愈於狹布之不中度乎大斂橫布如來示爲之則庶不
戾於古意矣
或問去紐左衽何義退溪曰禮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
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疏衽衣襟也生向右向左手解抽帶

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幷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今按禮但云不紐無去紐之文世俗承誤以不爲去非也又紐世謂衣襟之系亦非也其文曰結絞不紐斂時之布謂之絞紐雖訓結也此紐字非止結也謂斂時布兩端相結處畢結之令緊固不作耳樣結令易解也故疏說云云今人以絞爲襟系已誤矣又錯認紐字之義斂衣襟系皆去之失之矣左衽之義疏說如此未詳是否襲不用絞故無此一節韻書別有紐字衣結也疑此乃襟系之名

或問家禮小斂未結絞未掩面者孝子之至情而今人多以尸體浮動爲慮而即爲結絞誠所未安沙溪曰來示然

矣當以家禮爲正然丘氏所論亦似有理丘氏曰儀禮無未結絞未掩面猶俟其生之說家禮此說蓋本温公書儀也今擬若當天氣暄熱之時死者氣已絶肉已冷浸無可生之理姑依儀禮卒斂爲是

或問家禮襲則右衽而或有自襲至大小斂皆左衽者何所據而然歟沙溪曰家禮與喪大記士喪禮不同未知何如也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結絞不紐註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結絞不紐者生時帶并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意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按士喪禮乃襲三稱註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而家禮至於小斂始爲左衽是未

忍遽死其親而移之於小斂也家禮所謂不紐與喪大記結絞不紐之文意各有異家禮旣曰左袵不紐則家禮之意似謂旣爲左袵不得結小帶是不結衣襟之小帶也世俗不知者割去小帶亦可笑也

或問祖父母與父母同死襲斂諸事當先祖後父而成服一節若從通典父未殯服祖周之說則父喪三年之制爲重設令祖先死似不可先服祖服矣但有諸父在則淩不可以渠之父母喪未成服而退行於第四日之後也此間禮節實有所難處未知何以爲之沙溪曰喪在一日內襲斂當先祖後父若父喪差先一二日則當以先死爲先也成服亦然若祖喪差先則諸父諸兄諸孫不可拘於承重

孫退曰成服也宗孫在父母喪被髮或括髮之時不可遽
成祖父母之服而殺其哀也待成服日先祖後父似爲得
也然此等禮皆以臆說未知是否

襲斂時冠服變節

或問將飯含主人左袒飯含訖襲所袒衣而至小斂後則
袒括髮而不言襲所袒衣者何歟儀禮襲絰之節當行於
何時歟沙溪曰襲絰之節在於小斂之後家禮從簡而略
之士喪禮小斂主人及衆主人袒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
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
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註拜賓
鄉賓位拜之也卽位踊東方位襲絰于序東東夾前疏衆

主人雖無降階之文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就拜賓之時衆主人遂東卽位於阼階以主人位南西面也經云主人降自西階卽云主人拜賓明不卽位而先拜賓是主人鄉賓位拜賓可知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位儀節主人降下階凡與斂之人皆拜之拜訖卽於階下且哭且踊訖掩向所袒之上衣首戴白布巾上加以單股之經禮所謂環經也成服日去之具腰經散垂其末三尺及具絞帶復位按丘儀用環經與儀禮不同當從古爲正見喪禮備要

或問還遷尸牀于堂中之還字爲句之說不是以文勢言之沐浴時徙尸牀置堂中間而小斂於西階之西憑尸哭擗袒括髮免髽于別室然後遷尸牀于堂中間乃一串文

字非有他意而尊兄必欲以自別室還爲訓然則袒括髮之上何無出字耶況免髽則齊衰以下親之所同爲者何可連上文主人主婦看乎俗傳退溪釋云者未必的然更爲見教幸甚沙溪曰嘗有如令公說者問於退溪答云還自主人以下自別室還於其位或云上文小斂牀置于尸南斂畢還遷尸牀于堂中以祔祭條還奉新主之文觀之則上說是云云俗傳退溪釋果有可疑處固不可盡信此條則其所答問丁寧如此何可謂不可信也且令公以袒括髮之上無出字爲疑旣云于別室則雖無出字而出字之意在其中何可疑乎來諭又謂免髽不連主人主婦此亦誤矣免雖齊衰以下之事髽則實是主婦之事何可謂

不連況還字統言主人以下尤無所疑

或問小斂後環絰腰帶散垂旣是古禮則家禮何不幷載而散垂之說只在於成服條耶小功以下小斂後無變服之節耶沙溪曰家禮從簡略去小斂變服之節若從古禮則小斂時環絰白巾括髮時絞帶遷尸後首絰腰絰散垂（至成服乃絞啓殯又散垂卒哭又絞）年五十者及婦人及小功以下腰絰直結本不散垂家禮散垂與儀禮不同

或問若用環絰之制則斬衰齊衰幷用之歟沙溪曰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疏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同加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註

弁經素弁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疏成服則著喪冠也此雖以大斂爲文小斂時亦弁經丘氏曰按此二條及諸家之說則首經之下必有巾帽以承之可知矣三代委貌爵弁之類今也不存宜用白巾如俗製孝巾小帽之類似亦得禮之意又曰小斂之後侇堂之前凡有服者不徒具腰經又當具絞帶但服斬者用環經齊衰以下首不用經皆免耳按儀禮禮記皆無齊衰不用環經之語而丘儀但服斬者用之可疑

或問家禮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皆袒免云云未知斬衰者只括髮而無免齊衰者只免而無括髮耶所謂括髮其制如何沙溪曰家禮此條果不詳備當以小記及

語類爲準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註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繞紒如著幓頭然幓頭今人名掠髮此謂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云爲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與喪父同也免而以布專言爲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卽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語類括髮是束髮爲髻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卽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繞髻也

或問家禮無布頭巾以承屈冠而今人用之者何所據耶
沙溪曰按禮禿者縗巾加絰而國俗例於喪冠下施孝巾
出自丘儀雖非古禮恐亦不妨
或問儀節小歛條所謂白布巾何樣布耶今欲用練布未
知如何沙溪曰此必練布也時未成服故不得遽用生布
也
或問頭鬚芝山曰古人裂練繒以束髮之本垂其餘於髻
後以爲飾者謂之總宋時俗謂之頭鬚
或問世俗於朞以下初喪或去冠或著冠而免則闕如也
司馬公所謂齊衰以下去帽著頭巾加免於其上者今不
可遵行耶所謂頭巾之制如何沙溪曰鄙意去帽云者去

平時所著吉帽也著頭巾云者如丘氏所謂用白巾如俗
制小帽之類方言白毆頭而加免於其上也未知是否
或問緦小功之親亦當去冠而加免乎旅軒曰古禮然矣
何可廢也
或問婦人以麻繩撮髻云者指斬衰而言耶雖齊衰亦以
麻繩耶沙溪曰婦人撮髻以麻指斬衰而言齊衰則以布
也喪服小記註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皆名露
紒
或問儀禮圖初喪未成服前齊衰三年亦用環絰丘氏儀
節但服斬者用環絰其餘齊衰以下首不用絰皆免耳按
丘氏說與儀禮不同可疑愚伏曰環絰儀禮及禮記幷無

齊衰以下不用之語尋常每疑丘氏之言以何爲據

拜賓

或問古禮小大斂啓殯皆有拜賓之節荒迷哀遑之際一何繁文縟節之多耶家禮略之丘儀補之從家禮恐當如何沙溪曰應氏丘氏說似切至從古恐當雜記小斂大斂啓皆辯偏拜註禮當小斂大斂及啓殯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卽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應氏曰小斂大斂啓殯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丘氏曰禮有拜賓之文家禮無之今補入者蓋以禮廢之後能知禮者少賓

友來助斂者不可不謝之也
或問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則拜賓之時其亦
由西階而升降乎今家禮受吊主人哭出西向再拜賓亦
東向答拜所謂西向位其不在阼階下乎似與曲禮相違
可疑沙溪曰按禮始死拜賓在西階下東面而小斂後始
就阼階下西面也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如初升降自
西階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註云卽
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疏曰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
南面主人位也又男女奉尸侇于堂冡主人東卽位主人
拜賓卽位踊註云卽位踊東方位疏曰卽位踊東方位者
謂主人拜賓訖卽向東方阼階下卽西面位又雜記曰吊

者卽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吊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吊
者升自西階註云門西大門之西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
之下也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曲禮升降不由阼階謂
平常無吊賓時耳

代哭

或問代哭之義沙溪曰士喪禮註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
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

大斂

或問小斂有縱橫布大斂無此制何也退溪曰大斂無縱
橫布此家禮依書儀以從簡也後來先生以高氏喪禮爲
㝡善則蓋以書儀爲未盡也楊氏已詳言之故家禮大斂

註引高氏之說丘氏禮及今儀註幷從之則大斂用絞何
疑

或問陳大斂衣衾註衾用有綿者楊氏復引儀禮紟不在
筭之文而註云紟單被也然竊意衾與紟字異今衾則當用有
綿者而紟則單被故曰不在筭耳今人或依楊氏說只用
單被似爲未安旅軒曰來示果爾

或問今俗棺中鋪褥及席者何所據耶在禮無考沙溪曰
此無僭逼之嫌用之似佳開元禮大夫士庶人喪大斂條
云棺中之具灰炭枕席之類皆先設於棺內

或問或於牀上大斂而納于棺中可謂得正乎退溪曰家
禮大斂無絞故就棺而斂今依高氏楊氏丘氏說大斂用

絞則牀上大斂而納于棺當矣但恐或與棺中不相稱穩須十分商度令無此患可也或曰雖用絞就棺而斂亦無大害於理也

或問世人皆於棺中大斂是果禮意否沙溪曰棺中大斂非但非古禮而已棺中逼窄結絞之際多有不敬之事決不可爲也但人家堂室常患狹小旣置棺於堂西又設斂牀于東則或未免狹窄難容如此者不獲已就斂於棺中耳喪大記君將大斂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疏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鋪絞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商祝之屬也將舉尸故先盥于盤上也斂上卽斂處

也丘氏曰按此則大斂不在棺中可知矣世俗不知家禮卷首圖非朱子本意往往據其說就棺中大斂殊非古禮竊意家禮本書儀蓋合兩斂以爲一小斂布絞將入棺乃結之溫公非不知古人大小斂之制蓋欲從簡以便無力者耳然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者自當如禮

或問復衣不用於襲斂既聞命矣初死所覆之衾亦不用於斂襲耶沙溪曰溫公曰按士喪禮疏云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則始死所用之衾至大斂卽以承薦非停而不用也

大斂變服

或問大斂變服家禮所無而韓喪條云又變服如大小斂

者何歟或疑大字行如何沙溪曰據士喪禮大小斂皆有變服之節而家禮本條脫漏犇喪條非行也士喪禮小斂主人袒奉尸俠于堂拜賓即位襲將大斂主人及親者袒鄭註大斂變也卒塗主人復位襲

殯

或問人家殯宮火患甚可畏或有沙殯或塗殯者未知如何沙溪曰禮君大夫士殯皆用塗所以備火也溫公以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廢此不用以從其便今若以火爲慮則或塗或沙隨宜爲之喪大記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註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

叢木于輴之西面至于棺上以泥盡塗之此欑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塗不曁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坎中不沒其蓋縫用袵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袵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貴賤皆有帷帷朝夕哭乃褰鬼神尚幽闇也語類先生殯其長子就寒泉庵西向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甎土圍之必不可矣

設燎

或問今俗自初喪至葬前皆懸燈於殯宮以徹宵未知禮意然否沙溪曰據禮自襲至大斂自啓至發引只於行事處爲燎以照厥明滅之殯宮長燈恐非禮士喪禮記旣襲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士喪禮小斂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註燎火燋疏古者以荊燋爲燭對手執者爲大也大斂燭俟于饌東註燭燋也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旣夕禮朝祖宵爲燎于門內之右疏鬼神尚幽闇不須明柩車東有主人間有婦人故於門右照之爲明而哭也

靈座

或問大斂後設靈座於故處所謂故處指何所耶沙溪曰將大斂先遷靈座於旁側大斂畢復設靈座于故處所謂故處指堂中而言也非謂棺前也置棺于堂中少西設靈座于堂中乃禮也家禮會成復靈座註云設于棺前儀節置於棺前皆失古禮之意旣置棺於堂之西而設靈座於棺前則是果靈座之故處乎

或問靈牀儀節之所以東首者未知何據而三才圖會亦東首圖之未知中朝之俗例然耶抑圖會只據儀節而圖之耶未可知也沙溪曰靈牀東首恐非是病時東首以受生氣也死後則自襲斂皆南首獨於靈牀東首甚無據

成服

或問今俗或於第四五日始得入棺其日卽爲成服此似未安或曰成服後始爲上食若更待明日則上食漸遲此所以急於成服也沙溪曰楊氏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不忍死其親故必四日而後成服也雖四日五日而大斂人子不忍之意與三日大斂何異必待來日而成服於情禮合也不可以上食稍遲而遽成服也

或問家禮死之第三日大斂而殯第四日成服例也今俗或家貧事多不備至於四五日始得入棺而入棺之日仍卽成服此事何如家禮成服章註楊氏復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云以文義觀之

其不忍之意不在於日之三四而只在於大斂纔畢爲不
忍遽成服也四日大斂雖已過成服之期纔經大斂其不
忍遽成服之意何以異於三日之內乎仍卽成服未知於
義何如愚伏曰所論不忍之意不在於日數而在於大斂
纔畢云者深得孝子之情當從大斂明日之文各服其服
入就位朝哭似爲得之葬日虞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則
虞祭之急而重不啻上食萬萬而事有不得已者則禮許
不虞以待況旣有奠以依神則上食雖遲半日恐不至大
段未安如何

或問今有一士友因癘遭親喪殯後未暇成服而避出在
家者轉相染痛寢息未易期今欲來會於殯所近處設位

望哭以行成服之禮如何旅軒曰初不成服而出避已爲失禮何可越月踰時而不加衰服於其身乎今旣避在別所則尤不可爲不成服之人要就切近不煩處成服耶

或問五服人相吊之儀沙溪曰丘氏儀節是日夙興具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有屨絰者絞其麻本之散垂者各就位男位於柩東西向女位於柩西東向各以服爲次序舉哀相吊諸子孫就祖父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又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如男子之儀婦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主復位出大明集禮

服制

衰絰制度

或問衰麻或捨極麤而用稍細布者云中朝之布如此是可從而行之否退溪曰五服布麤細之等尤是禮經所謹

今人父母喪亦用細布其失非輕而謬云中朝之布如是其可乎

或問衰服只用四幅而體豐者冬月厚衣則衰服或至破裂今可加用別幅以周其體乎退溪曰加用別幅亦恐不可若豫有廣幅布別樣者以備急用則可蓋豫凶備人家所不免也

或問喪服袖布狹不成樣不得已加一幅退溪曰喪服袖加一幅勢出於不得已但如是每事輒率己意變亂古制恐亦非輕事如何

或問古者布廣二尺二寸今之布幅甚狹必連幅而用之耶沙溪曰古者布之廣狹升數皆有定法其廣必二尺二

寸故衰衣與衱縱橫皆二尺二寸取正方也吾東之布則
其廣至狹有一尺五六寸者有一尺二三寸者若不連幅
而其人肥大則不得穿著衣袖亦短不成貌樣必須連幅
用之然後衣可以容身衱可以范手而合縱橫正方之制
或言連幅非古制不可爲也不通之論也
或問本國麤布狹故負版衽制不得用古禮尺度連幅爲
之何如退溪曰負版與衽連幅用之恐不可
或問領之袷帶下尺絞帶之類可依禮經制之否退溪曰
領袷帶下尺絞帶如禮爲善但既有經帶絞帶之大恐當
有斟酌也
或問記曰凡衰外削幅然則只於三年喪服外削之朞功

以下縫皆向內乎沙溪曰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初不言三年與朞功之異衰皆外削幅可知也

或問承衰服用深衣始於戊辰年許國天使接待之時而家禮無承衰之說而曲裾小註皇氏以爲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袵此似以深衣承衰抑平居之時恆服深衣及遭喪服喪服於深衣之上而然耶愚伏曰皇氏之說本不謂此嘗見禮記註中有曰深衣服在喪服之下者曰麻衣此古人之所用而戊辰之所遵也今人旣已通用不必講究他說

或問喪服綴袵之制齊斬皆同否沙溪曰喪服疏斬衰袵前掩其後齊衰袵後掩其前

或問衰負版辟領或有不用於傍親者是果有說歟沙溪曰楊氏謂傍親不用衰負版辟領以爲朱子後來議論之定者愚按儀禮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只以升數多少爲重輕父母重故升數少上殺下殺旁殺輕故升數多云云儀禮雖輕服幷無去衰負版辟領之文家禮至大功始去之後賢損益之意也其曰衰負版辟領惟子事父母用之此外皆不用云者乃楊氏之說也今之行禮者靡於楊說雖於祖父母及妻喪亦不用之殊失古禮之意矣鄭註曰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丘氏曰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云者特擧最重者而言之耳又曰齊衰三年以下至不杖朞皆名齊衰而不異其制當從家禮

本註爲是云丘說恐得之
或問家禮卷首圖云衰負版適唯子爲父母用之其餘不用者不裁濶中當從之否沙溪曰按功總以下之衰雖去負版辟領衰而濶中則與齊斬無異故楊氏曰衣服吉凶異制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也圖說舛誤不可從也
或問冠梁先以布裹紙材然後作㡇耶以布作㡇而後裹之於紙材耶沙溪曰用紙糊爲材廣五寸二分半裹以布乃就其上摺作三㡇爲廣三寸而用線縱縫之世俗不曉此制先作材廣三寸然後用布㡇裹其上者非也按緇冠亦以紙糊爲材廣八寸然後乃就其上襞積爲五梁而爲廣四寸此亦可見矣又據家禮本文不謂以布爲㡇而裹

之乃言裹以布為三幅則是先裹以布而後乃作幅可知
矣
或問斬衰之用環絰固為不是但朱先生何以兩股相交
之語只係於腰絰之下而不言於首絰乎是非偶然而然
必有其由也且先生之為家禮書也不從古禮處多矣試
以一事言古經則哭踊有等家禮則哭擗無數古經則小
斂絰帶家禮則成服乃絰帶斬衰用環絰或者其類是乎
有人云吉服華飾在首 凶服麤飾在首環絰比繆絰未成
而麤故在首腰比首差輕故用兩股絞帶比絰尤輕故用
四股自上至下漸有等殺此言似有理又云古則小斂環
絰成服繆絰卒哭還加環絰而朱子從簡為禮只用環絰

都無數變之節此言又與家禮卒哭條下楊氏說相類未知何者爲正耶退溪曰環絰亦謂之弁絰單股不絞蓋絰之最輕者也故用之於吊喪用之於未成服用之於卒哭後從權服王事之人(所謂金革之事無避者也)雖如功總輕服猶不用此況擬於斬齊衰乎檀弓註曰五服之絰皆繆惟吊服之絰一股今公何乃致疑於此

或問首絰單股之非退溪曰首絰家禮無兩股之文故儀節及補註皆云當單股但周禮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鄭康成曰環絰大如總之麻絰纏而不糾賈氏曰總之絰兩股環絰則以一股禮檀弓子柳妻衣衰而繆絰云云請總衰而環絰註繆絞也謂兩股相絞五服之絰皆然惟

弔服之環經一般此等處非一則當從禮註說爲正
或問家禮斬衰首經九寸腰經七寸何義沙溪曰喪服傳苴經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疏苴麻之有蕡者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經實也明孝子有忠信之心麻在首在腰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腰曰帶首經象緇布冠之頍項腰經象大帶鄭云盈手曰搹搹搤也中人之搤圍九寸（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以五分一爲數者象五服之數也疏圍九寸者首是陽取陽數極於九自

齊衰以下取降殺之儀無所法象

或問家禮斬衰首絰麻本在左末加本上齊衰首絰本在右末繫本下何義沙溪曰士喪禮苴絰下本在左牡麻絰右本在上註苴絰斬衰之絰也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於陽也牡麻絰齊衰以下之絰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疏按雜記云親喪外除鄭云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註云日月未竟而哀已殺此言統內統外者亦據哀在內外而言本陽本陰者亦據父者子之天爲陽母者子之地爲陰而言也喪服疏下本在左以父是陽左亦陽下是內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上也

或問今俗首絰之纓或不結而垂之未知如何沙溪曰不結非也禮意分曉喪服傳長殤九月纓絰中殤七月不纓絰註絰有纓者爲其重也大功以上絰有纓小功以下絰無纓疏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家禮冠纓結於頤下首絰纓如冠之制

或問成服前著腰絰散垂三尺至成服乃絞之禮今可行否退溪曰腰絰散垂四日而乃絞何可不行但腰絰散絞之節家禮無其文豈不以繁文略之歟而於絞帶圖下云徒使人眩行今欲行之當於小斂後首加環絰腰著散垂之絰至四日成服乃以苴絰代環絰而絞其散麻始爲得禮蓋首絰腰絰一體不可一遺而一舉也

或問腰絰圖有散垂而家禮註無始著環絞之語何也愚伏曰古者小斂變服已用首絰腰絰儀禮小斂條所謂襲絰是也其腰絰散垂不忍卽成之至成服始絞儀禮成服條所謂絞垂是也惟五十以上及婦人不散垂今家禮於小斂惟袒括髮而已無襲絰之文故腰絰始見於成服之下而無絞垂之文圖則倣儀禮喪服圖而爲之者故與家禮本註不同

或問腰絰古者小斂後散垂三尺至成服乃絞家禮成服始言散垂三尺不言絞之之時何歟沙溪曰曾以此問鄭道可答曰家禮無乃因言絰制而追記散垂之說乎非必散於方絞之日無乃覽者當詳之乎好禮之家一從古禮

而爲之恐未爲不可何必追改於將絞之時以違家禮本
意乎其言似是
或問絞帶之制各執所見莫可適從沙溪曰此詳在儀禮
與家禮其制以長繩中屈之作彄子然後乃合其餘繩是
通全帶以繩爲之故曰繩帶卽三重四股也鄭道可謂只
彄子以繩爲之非是喪服斬衰章傳曰絞帶者繩帶也疏
曰以絞麻爲繩作帶故云絞帶也又家禮云絞帶用麻繩
一條大半腰經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
經丘氏曰按文公語錄絞帶較小於腰經家禮大如腰經
今擬較小爲是
或問三重四股之制如何沙溪曰間傳曰旣虞卒哭去麻

服葛帶三重註葬後以葛絰易腰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蓋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又合爲一繩是三重也

或問苴杖家禮圖六節五禮儀亦六節此何義耶沙溪曰據禮只齊心而已無六節之文

或問喪杖拄輯之節沙溪曰喪大記大夫之喪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註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爲後子而言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註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卽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喪服小記庶

子不以杖即位註此言嫡庶俱有父母之喪者嫡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註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可以杖即位此以即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註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雜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註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居己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註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如此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開元禮持杖用右手

拜則兩手分據地而跪首至於地即畢右手拄杖而起今
有兩手并舉杖而拜如頓首者非也
或問婦人冠經之制不得復行否退溪曰婦人冠經之制
遵古禮則好然亦當自視其家行喪禮如何若他事不能
盡如禮獨行此一節無益也又駭俗也
或問婦人服制朱子家禮似無明文瓊山儀節有大袖長
裙蓋頭腰經等服依此製服未知果合於古而不戾於今
否退溪曰今按家禮楊復註婦人亦用大袖長裙蓋頭而
無經帶之文然今於家禮本文亦未見三物之文只依丘
氏禮爲定
或問婦人喪服欲從古制而或疑其推度比擬而謂之非

正論未知何以爲之寒岡曰婦人喪服一從家禮爲之而
如有好禮之家以禮經爲正則從楊氏之說用連衣裳具
經杖何可以推度比擬爲疑而謂之非正論乎
或問婦人服制若從禮經則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
下尺無衽而經帶之大小一如男子耶沙溪曰婦人服制
儀禮經傳喪服圖式連衰裳具絰杖之制甚備必朱子晩
年定論與家禮不同也好禮之家遵行甚佳曾問之鄭道
可其意亦然喪禮備要具載之以爲用者之擇取耳
或問十一二歲童子遭喪則當服其服否退溪曰禮童子
不免不杖不緦當室則免矣杖矣緦矣但言童子而不言
年齒然古有子幼則人以衰抱而拜賓之禮況過十歲童

子寧不服耶但其服或未必盡如成人而總則不服耳

或問童子遭喪則只以孝巾加首經耶寒岡曰禮童子哭不偯聲之委曲也不踊不杖不菲草屨也不廬惟當室則杖適子也戴氏曰禮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衰經不以制度惟其所能勝喪冠旣是冠者之所冠則非不冠者之所當冠其不用喪冠恐在所不問

或問童子服制亦當有孝巾及冠否沙溪曰童子不冠則豈有孝巾及冠乎

或問童子亦有首經乎沙溪曰首經象緇布冠之頍項也童子未冠何缺項之有乎申生義慶以爲婦人雖不冠有經童子亦當有之婦人之經固有明文童子則不現諸書

申說可疑鄭景任云童子首絰禮無所考來諭所謂童子未冠何鈹項之有者簡易明白恐破不得

或問衰服破毁或失其制欲改之如何沙溪曰喪服四制苴衰不補註不補雖破不補完李繼善問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今欲依古禮而改爲之如何朱子曰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家禮或問卷之三

家禮或問卷之四

喪禮

服制

斬衰三年

或問斬衰三年之義沙溪曰喪服疏斬三升布以爲衰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記疏衰是當心廣四寸者取其哀摧在於遍體故衣亦名爲衰檀弓註衰明孝子有哀摧之意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又曰何以至朞也註問其一朞應除之義至親以朞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又曰何以三年

也曰加隆焉爾也疏聖人初欲爲父母朞加隆焉故三年又曰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註三年象閏朞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剪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

或問妾爲君之父母服問于愚伏則謂儀禮婦服舅姑朞年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則亦朞年矣至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服三年宋乾德中左僕射魏仁浦等奏以爲書儀之文在禮爲當詔從之今之爲舅姑斬齊實自此始以此推之則妾當得與女君同而儀節妾爲夫黨服圖爲舅姑朞年是仍以儀禮舊文爲據今亦難以臆見服

三年惟在好禮君子參商情禮而處之雖服三年猶爲從
儀禮與女君同之文而不爲義起也此說如何沙溪曰鄭
說是
或問有人無子未及立後而死者其妻取同宗無服之人
立後於葬前後或練前後則其追服之節當如始喪者之
禮變服袒括髮成服等事皆如初喪時例乎祭告其由改
題傍題等事亦不可已者當何以處之耶沙溪曰袒括髮
成服當一依初喪祭告其由神主亦當改題通典司馬操
之言爲是通典宋何承天問婦人夫先亡無男有女已嫁
婦人亡未周宗從之兒乃繼其後今既更制廬杖未知當
及亡月一周便練爲取出後日爲制服之始荀伯子答出

後晩異於聞喪晩稅服也應以亾月爲周不以出後日爲
制服之始假使甲有婦及男女甲死甲兒持重服已練甲
兒復死甲弟乙方以子景後甲景已爲伯父持周年服訖
便更制二十五月服甲婦女不合先景除服何容持三周
服耶司馬操難爲人後者盡禮於彼致降於此所以全受
重之道成若子之義豈不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
之恩起於辭親之日大義昭然無厭奪之變論云甲死甲
兒持服已練甲兒死甲弟乙方以子景後之景無緣爲伯
父持周服畢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難曰景以甲練後方來
後甲彼喪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且昔以傍
尊服不踰齊今爲其子禮窮於制事乖義異淺殊絕豈

宜相蒙共爲三年論云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
景除服難曰甲婦女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
顧景論云或疑甲服垂除而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
意謂延待除服而出後難曰景不及甲始喪蓋由事趣且
喪位無主骨肉悼心旣爲置後宜及三年之內豈得持疑
以俟吉視再周之徒過哉論云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
二子遠還以景後甲景弟丁爲伯父追周景以出後之故
更居緦縞旬日而除舛錯淺深不復是過難曰乙之子景
今來後甲旣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暫居緦縞旬
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闕徵服親爲甲子而反不如丁
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絶之於一日之哀待吉

之義於此爲蹟論云甲婦女無緣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
不可婦女歌於內繼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縗麻去身
號咷輟響然素服麤居與代長戚夫何圖于吉宅何務於
謳歌

或問語類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此禮亦可行否父在
則爲長子不服三年否備要云爲長子不得三年服有四
種可得聞其說歟沙溪曰語類此條分明是記錄者之誤
無乃亦字是不字之誤耶未可知也父在則爲長子不服
三年及不服三年有四種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
年不繼祖也註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疏經云繼祖
卽是爲祖後鄭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不同者周

之道有嫡子無嫡孫嫡孫猶同庶孫之例是爲父後然後
爲長子三年也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
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
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
體適孫爲後是也又疏養他子爲後者亦不服三年喪服
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庶子不得
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庾蔚之云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
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之義故聖人制禮服祖以至親之
服而傳同謂之至尊也已承二重之後而長子正體於上
將傳宗廟之重然後可報之以斬故傳記皆據祖而言也
若繼禰便得爲長子斬則不應云不繼祖喪服傳及大傳

皆云不繼祖以明庶子雖繼禰而不繼祖則不服長子斬
也朱子曰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正體謂祖
之適也下正爲禰之適也雖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
適謂之爲庶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以爲後故父爲
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
則長子少子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爲
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
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
或問家禮斬衰條只出爲人後者爲所後父也爲所後祖
承重也不及曾高祖是何歟人有不幸而有爲後而承重
曾高祖則當何以處之耶楊註亦不補入者何耶爲人後

者爲所後妻若子則五服之親皆當同之而或出或不出抑有推不去之義耶齊衰三年條楊註增補只云爲所後之妻若子云而遺却所後祖母承重之服況望其所後曾高祖之服耶既脫於本註又漏於楊註之補誠爲可怪也

沙溪曰斬衰條爲人後者爲所後父也爲所後祖承重也既爲其子則雖不言曾高祖以此推而上之何疑之有乎非徒曾高祖五服之親幷當有服豈有推不去之理乎

或問孫之於曾高祖代喪者其妻從服例也其間孫妻曾孫妻皆以冢婦幷服其喪乎退溪曰喪者之妻既服其母與祖母似不當服來諭引家禮小功條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妻其姑在則否之說謂此必其姑當服故

不爲其婦服云云來諭近是疑其夫雖服重服姑或祖姑以冢婦服之則婦可以不服故禮意如此也且孫妻曾孫妻幷服之疑又恐未然竊意孫妻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二妻一在則在者服矣然此等事亦甚重大難以率意而輕言之

或問曾玄孫之代曾高祖喪者其妻從服例也其間若孫妻曾孫妻幷生存則何者當爲主婦而服其喪乎退溪先生答金而精之問曰孫妻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然則玄孫之妻只服緦麻而不從夫服歟愚伏曰夫承重則從服而有姑在則不服禮中明有此意而其文記不起蓋亦喪不二孤之義也然則只當服其本服耳曰然則祖父母

喪其夫承重而有姑在則其妻亦不從夫服只服本服歟

曰鄙意恐當如此

或問承重孫遭祖父母喪則其妻從服三年乎或曰其母爲主婦服三年其妻當服本服未知如何且曾玄孫承重曾高祖之喪則其母若祖母當何服歟或曰承重者之妻從服三年則母與祖母當各服本服此說亦何如沙溪曰通典晉賀循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本註齊衰周也（按儀禮喪服婦爲舅姑不杖朞至宋朝始加服故賀云齊衰周）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尚存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按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本喪服傳文張子曰宗子

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尊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云云與此不同更詳之以此推之玄孫爲後若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所謂有嫡婦無嫡孫婦也祖以嫡統唯一故子婦尚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爲嫡猶以庶服之孫婦及曾玄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儀禮喪服圖式本朝乾德三年左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按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卽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朞年之說雖於義可稽後唐劉岳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服制度前代損益已多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

可夫衣麤衰婦襲綺紈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
傷至治况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周是尊
夫而卑舅姑也丁酉始令婦人爲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
夫張子曰古者爲舅姑齊衰朞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
也見經處下同 又曰婦爲姑齊衰三年嫡孫爲祖曾高祖後者
其妻從服亦如之家禮婦爲舅斬衰三年爲姑齊衰三年
夫承重則從服大明律本朝大典同退溪先生答鄭道可
曰禮曾孫爲曾祖承重而祖母或母在則其祖母或母服
重服妻不得承重云云
或問嫡孫承重其妻若姑在則不從服云若然則是子爲
主人而母爲主婦不亦未安乎初獻亞獻之節亦顚倒繆

矣未知如何愚伏曰婦人爲夫之祖父母夫承重則從服固也然姑在則不敢服亦有定說不當致疑也子爲主人而母爲主婦果似未安然家禮主婦條註云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所謂亡者之妻獨非主人之母乎襲含哭位稍爲進退令不正相對恐不至駭見如何卑者爲初獻則尊者不可爲亞獻寒岡嘗有此見問於退溪先生先生以爲不然今當從退溪之說而已不可遽以爲顚倒繆戾也

或問承重長孫服祖父母三年喪則承重孫之妾當服何服耶旅軒曰妾爲夫黨服得與女君同云者卽其常也

或問嫡孫持重死於喪中而無後庶孫代之不悖於禮耶

沙溪曰庾蔚之云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分明是
引古證今之語而未詳其來歷可疑喪服圖式所論與庾
說不同見祖喪父歿代服條以此遵行恐宜徐邈曰今見
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
依此使一孫攝主攝主則本服如古禮大功者主人之喪
猶爲之練祥再祭況諸孫耶若周旣除當以素服臨祭依
心喪以終三年宋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
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否何承天曰
甲旣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
已制齊衰今不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
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

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裴松之答何承天曰禮嫡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無緣忽於中祥重制如應爲後者次孫宜爲喪主終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何承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云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耶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身無關孫爲祖也庾蔚之謂嫡孫亡無爲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肰爲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必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并云接服三

年未見其據
或問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處變之禮當如何沙溪曰通典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答曰昔許叔重已設此疑鄭玄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晉徐宣瑜云鄭玄云君父亾令臣子心喪終身淩所甚惑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百歲)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禮無終身之制環濟議曰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俟清平

齊衰三年

或問妻爲夫之繼母嫡母養母慈母夫爲妻之嫡母等服

禮無明文故國典橫看圖闕而不錄殊爲可疑沙溪曰繼
母嫡母生母無異故不別言之養母慈母亦從夫服無疑
也昔年洪議政暹夫人之喪沈相守慶以爲庶子妻爲嫡
母無服而不爲服豈有嫡母死而庶子妻不服之理乎
或問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報也子爲母父在則朞而母爲
長子夫在猶三年莫亦過重否沙溪曰喪服疏曰母爲長
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者子爲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爲
長子本爲先祖之正體無壓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屈
或問先伯考妣育養成己之恩與本生無間祖父生時命
立爲後以奉宗祀蓋以泰一於祖考爲次子之長子據程
子亦當繼祖之說義起而處之以一家情勢言之則雖斬

衰三年可也只緣國法須呈禮曹入啓然後方許爲繼後
服重於所後而降等於本生不然則本生爲重伯考在世
時未得上達而處之及今服喪大項事不敢以己意有所
變更依五禮儀大典養父母齊衰三年之制已爲成服設
使服朞亦有杖朞故具杖制服欲仍以衰麻終三年矣但
或者言禮典養父母齊衰三年條本生父母在則朞而除
解官申心喪三年時王之制如此不可循情踰禮凡子於
父母其情一也而爲母齊衰三年父在則又降服朞以明
家無二尊之義此一節可以比擬朞除之後心喪爲當云
此說亦何如妄意則旣爲齊衰固無二斬二尊之嫌仍以
衰麻終三年似無大段害理如何愚岡曰當入廟繼世而

只服朞衰情甚未安旣制齊衰之服矣鄙意仍服終三年恐無不可二尊之嫌恐引不得曰夫旣以齊衰終三年則妻亦從夫而服三年耶旣爲主婦而不服三年情義未安故當初成服時以三年之制爲服未知如何曰當初成服時旣服三年之制恐不合更議降殺

杖朞

或問父在爲母朞乃儀禮經文而家禮闕之楊註添條亦闕之而於凡重喪未除之下註始言之無乃家禮誤脫此條耶沙溪曰唐上元中武后表請父在爲母終三年至宋朝亦然故家禮仍之非闕文也

或問家禮不言父在爲母朞果是從時王之制禮之因時

損益亦固宜爾大明律陞母服爲斬衰三年此亦時王之制也今之士大夫既不遵朱子已定之家禮又不從時王之制獨於此而援據古禮斷然服朞者何歟沙溪曰儀禮父在爲母朞子夏傳疏心喪猶三年爲千古不易之典朱子曰父在爲母朞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其義可謂嚴矣唐武曌請於高宗令天下父在爲母亦服三年輕壞聖典實倡於此宋朝仍之不改至大明遂有同父斬衰三年之制　國朝從古禮寧得無二尊不貳斬之義遵聖賢之教從時王之制更何疑耶○曰齊衰三年條楊註既補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也而杖朞條楊註又補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云則蓋謂所後父在者爲所後

母而降服朞也尊兄旣謂宋仍唐制父雖在不降其母云而楊氏獨於所後母降服杖朞楊亦宋人也何其前後說之違戾也曰楊註與家禮不可一例看朱子家禮時王之制所當行者楊註則異乎此楊氏所著有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十七卷家禮雜說附著二卷頗以古禮爲主其後周復以楊氏所撰入家禮各條之下雖與家禮不同而各有所主又何疑也朱子大全問儀禮父在爲母朱子曰盧履冰議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詳見父在母喪祥後輟几筵條）以此觀之朱子從時王之禮而楊氏所著不拘今制頗採古禮故有異也

或問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降服杖朞則小祥當白笠素

帶至十五月而禫後黑笠緇帶耶愚伏曰是

或問出母之服父在與父沒無異否沙溪曰晉賀循云父在爲母壓尊故屈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旣降義無再壓故也今在杖條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檀弓註出母無禫與賀說不同更詳之

或問父卒母嫁子無貶母之義何以降服耶沙溪曰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若服周是子貶母也宣帝詔曰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又問父死妻稺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以爲子無絕母應服三年蜀譙周據繼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

故無絕也又曰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宋庾
蔚之曰母子至親本無絕道母得罪於父猶追服周若父
卒母嫁而反不服則是子自絕其母豈天理耶宜與出母
同制按晉制假寧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耳
或問爲父後者爲嫁母出母禮經雖無服情理似未安且
子不爲母服而母爲其子服何義沙溪曰宋仁宗景祐三
年太常博士宋祁言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遭父喪而
母邊氏更適王氏今邊不幸而稹解官行服伏見五服制
度敕齊衰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
註曰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侍御史
劉夔奏曰謹按假寧令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

心喪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頃年幷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若使生爲母子歿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瑕玷孝治詔太常禮院御史臺同共詳定詔今後幷聽解官以申心喪喪服圖式晉束晳問嫡子爲出母無服母爲子何服步熊答母爲之服周

或問爲父後者爲出母之變還依已者當何服耶沙溪曰通典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以出母無主迎還輒自制服宋庾蔚之謂爲父後不服出母爲廢祭也母出而迎還是子之私情至於適子不可廢祭鍾毓率情制服非禮意也

或問出母與嫁母無輕重之差歟沙溪曰朱子曰禮不著

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子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舉輕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又於爲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按據此朱子說輕重之義可見又按家禮爲父後則爲嫁母無服與此不同喪服傳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吳商曰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

或問爲慈母三年父在杖朞當爲心喪耶祭之當如何慈母黨當不服否沙溪曰小記曰慈母不世祭通典庾蔚之曰慈母無天屬之愛寧有心喪之文按此二說慈母只是

養育之恩耳其黨當無服也
或問嫡母繼母嫁服之當如生母歟爲父後亦服之否沙溪曰周制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貴終也馬融曰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亦報子周也若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則不服也王肅云從子繼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皇密云經稱繼母如母者蓋爲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無制不同之驗也唐王博義又一作奏喪服惟出母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則皆無服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今

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子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舉輕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又於爲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按據此朱子說輕重之義可見又按家禮爲父後則爲嫁母無服與此不同喪服傳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吳商曰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

或問爲慈母三年父在杖朞當爲心喪耶祭之當如何慈母黨當不服否沙溪曰小記曰慈母不世祭通典庾蔚之曰慈母無天屬之愛寧有心喪之文按此二說慈母只是

養育之恩耳其黨當無服也
或問嫡母繼母嫁服之當如生母歟爲父後亦服之否沙溪曰周制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貴終也馬融曰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亦報子周也若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則不服也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皇密云經稱繼母如母者蓋爲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無制不同之驗也唐王博義（一作文）奏喪服唯出母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則皆無服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絶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絶豈合心喪今

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服周并
不心喪詔從之開元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不從則
不服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玄云嘗爲母
子貴終其恩也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爲出妻之子
爲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
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
爲出母言爲繼母發己從則爲之服是私也爲父後則不
服鄭玄云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爲之服此
二議時人惑焉凱以爲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
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爲父後者則不
服庶子皆服也按王博義崔凱之說則以爲不從猶服周

開元及宋禮以爲不從則不服著於通解已爲斷案況儀禮特言嫁從而不言不從者可知其不服矣

或問所後母及祖母被出則當何服沙溪曰通典晉步熊問曰爲人後而所後之母出得與繼母出同不復與親母同耶父亡已爲祖後祖母見出服之云何祖父亡與在服之有異否許猛答曰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若子則不能復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人後者若子繼母如母夫言若言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親母爲人後者若子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爲父後者不得服出母則足明祖後母子至親無絶道則非母子者出則絶矣是以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若苟無服則無繫

祖存亾 或云妻出母亦服則出外祖母有服明矣推此則出祖母無服似未安

不杖朞

或問喪服圖式制服輕重之義條下小註云祖服孫大功若傳重亦三年似與註疏諸說不合未知如何沙溪曰以上文所引疏說及喪服不杖朞疏及家禮之意推之楊說之誤無疑喪服不杖朞條爲嫡孫疏曰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爲之朞又曰長子爲父斬父亦爲斬適孫承重爲祖斬祖爲之朞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祖孫本非一體故也按據此則祖爲孫本服大功而爲傳重故加服朞朱子家禮亦然楊氏所謂亦三年者必是字誤

或問豚兒之於先兄非繼後寡嫂晚年以侍養名之今若

只服伯叔父母不杖朞而已則於情甚似未安何爲則適
其可也其無先儒定論乎旅軒曰旣非繼後則雖曰侍養
其服則不可加於不杖朞惟其情義之重不安於尋常則
致情之道當有所自盡者耳

或問兄弟當服齊衰而今不用其制只以素帶爲服甚無
謂也衰裳之制今不可必行否退溪曰兄弟服如所示豈
不善哉曾聞領相李浚慶行其伯判書公服頗采用古制未
知何如聞見可知矣

或問女適人而無夫與子之子字通謂男女耶若只有女
則不可謂有子也沙溪曰若有女子則不可謂之無子也

或問女之無夫與子者似當爲其父母服其本服而其舅

姑在則如何沙溪曰以儀禮疏觀之女子適人無主者雖
反而不絕於夫氏故爲父母猶服朞舅姑有無不當言也
儀禮喪服不杖朞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
報疏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矜之服朞不絕於夫
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反
爲父母自然猶朞不須言報故不言也姑姊妹出適爲姪
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爲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爲朞故須
言報也

或問杖朞條嫁母出母及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乃子爲
母之服也不杖朞條嫁母出母爲其子及繼母嫁母爲前
夫之子從已者云者乃母爲子之服也上所謂嫁母謂所

生之母父卒而嫁者也下所謂嫁母謂非所生之繼母父卒改嫁而前夫之子從己者母爲之服也所生之嫁母自三年而服朞故謂之降服非所生之繼母嫁當無服而已從之則以義而服朞故謂之義服其義自別尊兄比而同之疑嫁母之重出不亦誤乎須幷與八母圖而更詳之爲當若如兄說不嫁之繼母則反不爲子而服之耶沙溪曰不杖朞條繼母嫁母之下母字分明是而字之誤旣曰繼母又曰嫁母直是不成文理來示云此嫁母謂非所生之繼母未知有所生之繼母乎

或問家禮朞年服條下註楊氏曰當添一條姊妹旣嫁相爲朞年服此禮亦見於他書乎儀禮及禮記不得考疑楊

氏說誤恐不可從愚伏曰謏聞寡見常以爲疑高明亦疑
之矣但聞姊妹皆嫁不再降亦未見其出處只是理當如
此○曰來示未瑩不降服爲朞理當否依他人禮降服理
當否曰鄙語但指不再降而言耳而添條之疑猶自若也
或問今有一士人遭祖父母喪終朞年食素居外一如喪
人至於服闋亦曰父有重喪子何敢純吉用白帶素服而
不與宴樂此意甚善如何愚伏曰此正聖人所謂獻子加
於人一等者可敬白帶素服亦得縞冠玄武之義然帶用
黑色似爲得中如何沙溪曰鄭說是
或問服祖父母喪而赴舉者程子既非之則兄弟之喪同
是朞服也冒哀赴舉於義何如舍弟會試後遭兄喪將不

入殿試或謂堂有老親不可徑情而行故且留爲赴試計
耳退溪曰程子只云祖父母喪不云兄弟喪非遺忘也其
間必有差間故也但殿試在成服前則似未安○曰免新
或謂過一月後爲之無妨或謂易月之制雖過兄喪若在
淺土則不可爲云未知是否曰免新在亟一月之後爲之
恐未爲害也

或問服祖父母喪而赴舉者程子旣非之兄弟之喪雖不
幷論然兄弟葬前則亦似未安或有外祖葬前亦不赴舉
者此則似過如何愚伏曰雖同是朞豈無差間然葬前則
赴舉未安來示得之外祖葬前不赴舉則似過

或問兄弟葬前則赴舉似未安而今之爲士者祖父母朞

內及兄弟葬前並皆赴擧參以禮律果無未安否沙溪曰李晦叔問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朞服而不解官爲士者許赴擧不知當官與赴擧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日相戾矣朱子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擧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不禁冒哀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齊衰三月

或問有大宗有小宗所謂爲宗子三月服指何宗耶沙溪曰大傳註凡大宗族人與之爲絕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爲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

或問三月註楊氏以爲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所後者之祖父母即己之曾祖父母也當爲五月而乃見於三月條何歟旅軒曰蓋以五月之制乃後世所加也若古禮則曾祖高祖之服皆以三月故楊氏之語在於三月之下歟

大功

或問家禮小功條下楊氏曰當增姑爲嫡婦不爲舅後者云云舅姑之於嫡婦本服朞何以云小功耶沙溪曰按古禮衆子婦小功嫡婦大功兄弟子之婦亦大功朱子曰兄弟子之婦正經無文而舊制爲大功小記註夫有癈疾或他故或死而無子不受重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楊氏所增嫡婦不爲舅後者

小功卽以此爲據也但唐太宗朝魏徵升衆子婦大功同於兄弟子之婦又升嫡婦朞則今嫡婦雖不得主祀當與衆子婦同爲大功似可也

或問家禮不杖朞條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云父雖在亦服朞耶沙溪曰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適人者爲衆昆弟鄭註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朞也

或問祖父生時嫡子及嫡孫皆死次孫當爲承重而又死則祖父當以嫡孫例服朞否抑只服大功否沙溪曰喪服圖式苑宣曰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

小功

或問母出則母黨無服否沙溪曰出母黨應無服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朞則爲外祖父母無服通典步熊曰子雖不服外祖外祖猶爲服緦麻通典吳氏曰出母之黨無服

或問嫁母黨服沙溪曰嫁母黨經無不服之文通典亦言之但家禮嫁母出母服無異獨於其黨不同未知如何吳氏曰嫁母父不命出嫁母之黨自應服之

或問家禮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小功若母亡而有繼母則其父母兄弟之服亦遵是禮否雖繼母死後亦服否沙溪曰母出則以繼母之父母兄弟爲外家故不論繼母之存亡皆有服若母不出則繼母雖生存不爲繼母之黨服也若妾子則爲嫡母黨服嫡母死則不服也服問曰母

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吳氏曰母出謂已母被出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鄭氏曰雖外親無二統○虞氏曰縱有十繼母當服次其母者之黨

緦麻

或問妻爲夫之曾高祖家禮緦古禮不著何歟沙溪曰問爲夫之高曾安無服而緦者何張子曰此亦古無明文至唐開元禮始爲緦宋朝猶然

或問喪服圖式承重妾子若無嫡母及嫡母卒則爲所生母服本服此說如何沙溪曰承後之義旣重儀禮爲其母緦更無無嫡母則爲其母申之文楊氏所引宋朝制令雖本於開元禮恐不可從也

或問庶子爲父之他妾之服未見其文當從適子爲庶母之服耶沙溪曰通典晉徐邈云兩妾之子宜相爲庶母緦麻也

或問妻嫡母服一依妻母行之歟不著於禮何也沙溪曰繼母嫡母於禮幷無蓋蒙生母故不言也其妻服喪則其夫無服似爲未安

或問庶母之服退溪曰禮庶母之服緦麻指父有子之妾言也然則似謂無子之妾無服也然又謂父妾代主母幹家事者加厚云今尊公侍人雖無子乃代幹之人宜服緦可也嘗思古禮所以辨有子無子而服者古之卿大夫妾御頗多凡婢皆妾之類也不可泛指父妾而皆服緦故以

有子服緦爲文其實當觀情義輕重而處之故又有稟父命行服之言須以此等事理量處之爲當

或問厚慶九歲丁內艱庶母撫養之恩無異於乳己今遭此喪依家禮圖欲爲義服小功何如寒岡曰家禮圖指庶子之無母者庶子孼子也非庶子而爲慈己者至於小功則無乃過乎

或問儀禮嫡子爲庶母服緦考事撮要杖朞寒岡曰儀禮稱士爲庶母緦麻傳謂之以名服也家禮亦爲庶母緦麻謂父妾之有子者而大明律與本國大典皆直謂之杖朞則此必後世追爲之制而今未聞有服杖朞者恐不若姑從儀禮家禮之爲無未安也近世好禮純孝之人或有爲

庶母服朞者此必因大明律大典而爲之也但大明之制
爲庶母杖朞而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必爲所生母斬衰三
年而後方爲庶母服杖朞
或問庶母之服沙溪曰庶母雖無子若同居則以同爨服
緦有養育之恩則服以小功亦無妨
或問舅之妻無服國制緦當何從沙溪曰舅之妻謂之舅
母古禮推不去開元禮及國制皆緦從厚恐不妨
或問兩妾相爲服否其服幾何沙溪曰徐邈曰禮無兩妾
相爲服之文然妾有從服之制士妾有子則爲之服緦妾
可得從服又有同室之恩則有緦服義也
或問緦服不降云而家禮服制圖緦服出嫁無如此者雖

緦猶降而無耶沙溪曰緦不降之文禮經無之疑是俗人因喪服疏外親不降之說而傳訛也當降無疑儀禮殤服大功七月註云不忍從父昆弟之降而絕也蓋不立七月之制則從父昆弟長殤爲小功中殤爲緦麻下殤則絕故也無喪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註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無服也據此兩條緦服之當降可知家禮緦麻條云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按家禮只此一條不降則其餘皆降亦可知矣

男爲人後

或問爲人後者遭本生親之喪猶以兄弟之次爲坐否過期服盡後參祭而不哭耶沙溪曰爲人後者於本生父母之喪亦以服次爲主雖未安禮當然也服雖盡參祭則當

隨兄弟而哭

或問禮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服大功似不近情故前已仰稟則先生云但從夫服朞而勿用申心之制爲可云第念一室之內夫旣申心而妻獨不申或食素或食肉不爲未安耶退溪曰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舅姑服朞前已濫陳鄙意雖違禮服大功之文然其止服大功太不近情可如此從厚故也夫申心喪而妻不許申固有如來示之未安者然自禮之大功而引之於朞已汰矣復自朞而引之於三年其爲徑情直行不已甚乎所以不敢輒許其申也然雖不許申爲其妻者亦不必二鼎而烹飪對案而飲啖自有隨時之宜但必欲立爲申心喪三年之法則不

敢耳○曰除服時妻則亦依成服別處行之耶且無設奠之儀否曰妻於別處除服恐當與成服同成服條爲位不奠其註云若喪側無子孫則設奠如儀云其不然者不奠明矣

或問爲人後者服斬衰遭本生喪則小祥除服時何以爲之退溪曰雖重服在身旣云除服則暫服黲服而行之旣而反喪服不得不然也○曰奇承旨疑身帶重服則似不可服黲又不可與於小祥祭此說如何曰除服各服其喪之除服卒事反喪服禮有明文奇承旨之意未知何如而云爾也然則旣不服黲服又不與小祥祭則是自此以後至畢喪無復更入於其喪次矣恐無是理也今之喪人廬

中或未能常著衰服者多以麤布白衣居之廬中依此以處似不戾於權宜也○曰世俗卽心喪者或著玉色衣依此用之如何曰黲色與玉色無甚異從俗何害○曰小祥後若往來本生喪次則在途及廬中當服何服曰小祥後往來本生喪時在途及廬中恒服恐不得輒去衰服入于本生几筵前則亦難以衰服服玉色而入卒事退又返喪服如何

或問爲人後者遭本生親喪則過期後仍守喪次耶抑歸侍所後之親耶若歸侍則三獻正祭亦可參行耶若有來吊者哭拜之節何以爲之與人書亦難以喪人處之變疏爲狀變稽顙用啓字何如愚伏曰詢及數條不敢質言但

以事理揆之旣已出爲人後則義重於彼而恩輕於此過
期之後似難仍守喪次必須歸侍所後之親惟朔望會哭
於几筵庶乎彼此兩全不相妨奪如何若然則雖三獻正
祭行之不妨受吊一節在喪次時則與伯氏同哭而受不
妨如不在喪次則似無哭拜之禮矣且與人書用啓字似
亦無嫌然易以白字亦無妨矣聞沈一松有繼後子爲其
私親踰朞之後以白衣常在一松家侍側云此亦當代法
家必有所受之矣

或問爲人後者私親之服皆降一等則祖服當爲大功而
或曰子則從父而已父旣以伯叔父視其父則子當以四
寸大父之服服小功也此說何如寒岡曰窃爲立此薄祖

之說曾所未聞於禮文且以伯叔父視父則父之父當爲小功服乎

或問有人服朞大功而出後者當依禮降一等乎沙溪曰不然庾蔚之曰五服皆定於始制之日女氏大功之末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內出爲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是知凡服皆以始制爲斷雖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出則除之

或問出繼者爲本宗親適人者再降否沙溪曰再降見儀禮若降一等與他兄弟無異儀禮喪服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或問妻從夫服皆降夫一等禮也爲人後者之妻於夫本

親又當降一等乎沙溪曰降二等似無疑

或問爲人後者爲生母黨從兄弟有服否愚伏曰禮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註鄭氏曰雖二姓無二統也據此則爲人後者旣爲所後母之黨服不得又爲生母之黨服其本服必須降一等從兄弟則降而絕服矣

或問出後者爲所生母黨當何服耶沙溪曰降一等爲是鄭氏曰雖外親無二統旣爲所後母黨服又爲生母黨服則是二統也

女適人

或問出嫁女爲私親降服禮也而世多廢之其亦從俗乎

退溪曰此禮之大者而末俗循情廢禮不可勝救可歎

或問外親適人者亦當降耶沙溪曰不降唯爲人後者爲本生母黨當降喪服疏外親雖適人不降又曰外親無出入降通典虞喜云大夫爲其外親爲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

殤服

或問舍弟霙之子十五而逝家禮所載殤服朞者中殤七月云而儀禮喪服條子之長殤中殤爲大功云然則以大功九月定而行之耶且殤之絰不繆垂註不繆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云所謂繆垂者指古禮成服前散垂腰絰而不絞者耶抑或成服而不爲垂帶耶從叔殤服小功者於

長殤降服緦則今此中殤降而無服耶緦不降之說載何書耶沙溪曰所示中殤大功之服當服七月也繆垂之說指小斂後散垂三尺之謂也從叔應服小功者於長殤降服緦中殤降而無服明矣緦不降乃俗說之無稽者也家禮云妻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其餘則皆降而無服可知也

或問喪禮備要凡殤數其年以月不以歲者何義生未三月則不哭之亦非人情如何應服斬衰三年之長子以殤死則比他殤亦當加一等否且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家禮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云兩說不同今當從何沙溪曰小記家禮雖似不同冠笄嫁娶

恐皆勿殤耳通典徐整問射慈曰八歲以上爲殤者服未滿八歲爲無服假令子以元年正月生七年十二月死此爲七歲則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以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爲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爲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喪服傳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疏家語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齔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齔齒今傳據男子而言故八歲以上爲有服之殤也必以三月造名始哭之者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眄人所加憐故據名爲限也未名則不

哭者不以日易月哭初死亦當有哭又曰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惟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子中通長嫡若成人爲之斬衰三年今殤死與衆子同者以其殤不成人如縠物未熟故同入殤大功也王肅馬融以爲以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朞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緦麻以三日爲制

或問開元禮曰三殤之喪始死浴及大小斂與成人同長殤有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座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二唯不復魂無含事辦而葬不立神主旣虞而除靈座云此禮今世不

用乎抑或有他禮可據者耶沙溪曰凡殤不立神主程朱以前之事也家禮自八歲皆立神主矣朝夕奠上食虞後撤几筵則皆依開元禮而祔於祖廟似宜

五服總論

或問父母喪聞訃最晚者不可與在家兄弟同爲變除何以爲之旅軒曰父母喪聞訃最晚者其喪制之節則雖從在家兄弟之所行而若自己持服則不可不準其常數也

或問三喪中遭朞喪則何以爲之退溪曰曾擇之問於朱子曰三年喪復有朞喪者當服朞喪之服以奠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曰或者之說非是

或問當喪而遭重服亦可弔哭乎世人三年之喪不以吊雖同井居三四寸與妻父母之喪皆不弔哭是皆合於禮乎禮曰釋重服服輕服輕服之時爲位哭而不弔乎遠地雖不可弔哭隔牆同姓有服之親亦不可弔哭乎寒岡曰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隣不往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此可以參商酌處

或問喪中有宗族之喪雖緦小功之親亦當往哭否既不可著重服則當何服沙溪曰禮有殯聞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既往喪次則當服其服而哭之退則還服重服也如外祖父母及師喪亦不可不往哭

或問禮有父母喪而聞遠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往哭之

異姓則雖隣不往云親踈厚薄之不齊恐難一槩斷定如
何沙溪曰異姓之恩雖不可不殺而其服有重於同姓之
總者恐不可以此斷定而不爲之往哭也
或問大小功之計幷於一日則或曰大小功各盡月數或
曰服大功則小功月數當盡於其朔之內不可各計其月
數云未知孰是寒岡曰聞雖在於一日而服旣殊大小功
則當各盡月數小功盡而除小功服大功盡而除大功服
各計月數也
或問今有一人之身而內外兼親者未知稱謂與服制將
以尊且重者爲主否沙溪曰庾蔚之曰一人身而內外兩
親論尊卑之殺當以已族爲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

親者爲先親親之情不可沒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若外甥女爲己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妹妹而爲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之妻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至若從母而爲從父昆弟之子婦則不可以婦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或問外繼祖母繼外姑皆不可不服諸旁親妻繼者亦似皆然何如退溪曰來說甚當昔有人爲人後者欲不服本生繼母之服呂子約移書責之曰子息曰爲彼也妻者爲

自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今某氏不爲公所生父之妻乎本文不能詳記大意如此其人愧服而服之公之說似得子約之意

或問孽屬服制無差等否庶母只服緦則庶兄弟亦當有差等未知何如退溪曰孽屬服制今人多疑問於吾嘗疑古人雖嚴嫡庶之間只以其分言之至於骨肉之恩則嫡庶無異故不分差等古既如此故吾東國典亦不分差等今豈敢臆淩耶若庶母則古人妾御良多其恩義似泛且無骨肉之恩故制服如此安可與天屬之親同之耶

或問妾爲女君服則女君不爲之服妾又服女君之黨何義耶喪服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疏惟女君雖沒妾猶

服女君之黨云云此禮可行否沙溪曰女君於妾無服妾服註女君於妾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通典荀訥答劉係之問曰禮妾從服女君之黨如女君此則同於近臣君服斯服

或問五服之制聖人所以酌處之意至矣其輕重大小之差宜無一不合於人情者而竊以常情言之外祖之服下同於從母從母與舅親同而服殊嫂叔以嫌不服而娣姒從夫相報舅之於甥婦有服而甥婦之於舅則不報如此之類不能無疑沙溪曰經曰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曰外親之服不過緦今乃小功故發問云以尊加者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從母小功舅緦麻傳

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何以緦從服也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魏徵等議曰謹按舅緦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可朱子曰外祖父母只服小功則姨與舅合同爲緦麻魏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又曰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旣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爲子者於舅服緦於姨母服小功也朱子說與儀禮經文有異更詳之見姊妹旣嫁服條又答余正夫曰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乃母之姊妹而爲媵者恐亦未然凡此皆不可曉若曰姑守先王之制而不敢改易固爲審重然後王有作因時制宜變而通之恐亦未爲過也喪服傳夫之昆弟

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愼乎通典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等議曰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問嫂叔舊無服今有之何也程子曰古之所以無服只爲無屬今上有父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無服者又問旣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

焉而已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不相舂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經爲夫娣姒婦服傳曰娣姒婦何以小功也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朱子曰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却無服可疑恐是舅則從父身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將來故狹

或問今俗朞功以下喪不成服只用布帶其失禮經甚矣雖未復古制當素衣布帶不處內不飲酒不食肉以終其日可得禮經之彷彿乎退溪曰朞功以下喪今人皆不成服親親之義衰薄甚可歎也能如所喩豈不爲彼善於此固君子所當盡心處但於緦小功亦然則又無輕重之殺

昔葉味道問緦小功不御於內無明文當如何朱子曰禮旣無文卽當自如服輕故也今人雖輕服當其布帶在身則幷不食肉此意則好所當依行其餘不飮酒等事不必盡如所喩也卽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或問今人服制自朞以下多斷以假寧格故及葬鮮不除服而其已除布帶還著以送葬何如退溪曰按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朞以下至緦之親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據此則今之還服以送葬未爲非也

或問有服者御內未安何如退溪曰朞九月之喪復寢之

節以喪大記考之朞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此言惟父在爲母朞者終喪不御於內其他則不然也又云爲妻齊衰朞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此言惟此二者三月不御內其他則不然也

或問服中不聽樂亦有輕重親踈之差何以則合於禮意耶沙溪曰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註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大功喪服者

將來也爲之幷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爲之止陳氏曰樂不止於琴瑟琴瑟特常御者而已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朱子曰當起避

或問功緦除服或云以月或云以日如何旅軒曰喪之三年者幷禫月止二十七月則功緦何獨計日爲月乎

或問服制九月至三月計以日數耶如緦麻之喪若出晦間而釋服於三月之朔日則日數甚少當盡其月至踰月朔日而釋服耶寒岡曰大功以下當以月數喪或在晦時成服於開初則恐當以成服計月當盡其月數以後月朔日釋服

或問凡喪出於月晦則成服在於次月之初大功以下以

月數爲限者其除服也以成服爲始計耶以喪出爲始計耶沙溪曰朞以上旣皆以死月爲計獨於大功以下以成服爲計恐無義意當以死月爲準

或問悅道當初兒喪承訃塞外初朞已迫而尚未經葬過葬後欲爲稅服未知如何祭時亦欲略叙爲之旅軒曰承重長子斬衰三年其服也若次子之長子則朞服而已凡服未葬則雖過月數姑留之葬後始除乃禮也略叙之詢未知欲伸慈懷於亾胤耶古人告死之文不煩孔聖哭鯉之辭無傳延陵季子瘞子之告亦略此可驗也然慈情所極何敢禁抑哉

或問朞喪十一月之練雖有閏月不當計之否或曰此亦

以月計者計閏爲定此說何如愚伏曰凡喪以歲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數閏乃禮家說非有輕重之分特以二年三年之喪不得不以初朞再朞爲斷故朞月則十一月而練亦是以月計者或者之說似矣但此是三年喪之練而前與祥禫相爲次第若數閏於練則祥爲十四月禫爲十六月矣若數於此而不數於彼則一喪禮節前後橫斷又似未安恐未若與祥禫同蒙以歲計之文而不數閏似合於禮而順於事又有一義禮曰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喪事卽葬與練祥也蓋有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故春秋傳亦曰先遠日避不懷也聖人制禮之意惻怛如此今若拘於以月計之文而數閏以練之恐未免欲急

之嫌非禮疑從厚之意

或問凡喪朞以上不計閏矣大功以下旣以月數則似當計閏矣如何沙溪曰通典鄭玄云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射慈云三年朞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

或問殤喪當遞降一等而童子於長者喪亦當遞降一等如長者之於殤喪耶愚伏曰儀禮喪服記曰童子惟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戴德曰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者其服深衣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據此則緦服輕惟當室童子與族人爲禮故服之然猶不備其制不當室者不爲服也小功以上則不當室者皆服惟

十四已下不堪麻則否竊詳此答童子於長者喪小功以
上皆當不降而前有隨其年遞降之教未知何據耶曰非
當室則無服云者本謂緦服不拘本宗與外親若祖父母
兄弟諸父之喪自是重服不當論也遞減月數如報服之
示恐不當然有知則有哀有哀則有服何可以己年之少
而減其月數耶
或問族屬有恩義或加服而報之未知何如沙溪曰量恩
義之輕重心喪可也張子曰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
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
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
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昔

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以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禮

稅服

或問人有少時喪親及長追服其喪者此可通行否退溪曰追服朱先生以爲意亦近厚觀亦近二字其非得禮之正明矣旣非正禮則又豈可立法而使之通行耶蓋旣失其時而從事吉常久矣一朝哭擗行喪已不近情其於節文亦多有窒礙難行處故也禮有稅服此乃聞喪後時而追服與此又不同也

或問人有爲父母追喪者此禮何以爲之遇其諱日衰麻服一如初喪而朝夕及朔望祭亦一遵初喪禮乎抑不設

衰麻不祭朝夕而但以心喪乎寒岡曰此是無於禮者之
禮不敢爲說而指揮之或世俗徑情之人遇忌日制喪服
服之哭泣薦奠一如初喪此豈可擧以爲禮而敎人者乎
或問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註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此言生於他國
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
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祖父母至親而
以已之在遠不及識不稅其喪揆諸情理終有所未安無
乃鄭註或失本意抑有他義於其間耶沙溪曰小記註說
固可疑也北齊張亮云小功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
而況祖父母諸父兄弟恩親至近而生乖隔而鄭君云不

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生不及者是已未生之前已沒矣乖隔斷絶父始奉諱居服而已否者尋此文義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不復追服先代之親耳豈有并代乖隔便不服者哉

或問退陶先生嘗曰遠處朞功之服聞訃若在於月數旣盡之後則不可追服云云此之功服出於上年至月而聞之前月故琴文使之勿服然必欲考見文集中定論然後以決之遍閱集中時未考出姑著素帶何如又聞雖二年之喪如上國地廣處則聞之或在於初朞再朞之時猶且不可追服已往之月數只服將來日月數云此說何如寒岡曰禮曰小功不稅曾子曰不可韓子亦疑之以爲別有

所指而傳註者失其宗劉敞以爲降而無服者麻而不稅
此亦麻而不稅謂哀之以麻哭之以情逾月然後已後人
遂善劉說第未知今者左右之所遭者大功乎小功乎小
功則宜如劉說大功則恐不得不稅也至於三年之喪或
在初朞再朞之時而猶且不服已降之月數曾未之得聞
或問小功稅服則以小功而降在緦者亦稅否沙溪曰檀
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註若
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者聞之恒後時
則終無服矣其可乎疏此據正服小功也馬氏曰曾子於
喪道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稅而稅
之者蓋亦禮之所不禁也喪服小記降而在緦小功者則

稅之註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碁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爲降也凡降服者重於正服

或問稅服是指服期已過而始聞者耶抑垂盡而聞必滿月數耶沙溪曰晉元帝制小功緦麻或垂竟聞喪全服不得服其殘月賀循曰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云鄭玄云五月之內則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稅以恩輕故也若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宋庾蔚之謂王鄭所說雖有理而王議

容朝聞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情未爲允愜

師友服

或問今欲爲師服其服色何以爲之歸家則居於何處入哭于殯宮時亦別爲入哭否寒岡曰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并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禮朋友麻朱子曰如吊服而加麻絰耳又曰麻謂絰也禮又有爲師環絰之語而忘不記耳以是觀之其素衣巾帶可知矣子貢居孔子之喪築室於場他門人三年之外治任而歸則其居處槩亦可想歸其家則亦必別處於外矣殯側之位

亦有賓客所立之處則似未必別爲入哭矣
或問師友服何以爲之栗谷曰師則隨其情義深淺或心
喪三年或朞年或九月或五月或三月友則雖最重不過
三月若師喪欲行三年朞年者不能奔喪則當朝夕設位
而哭四日而止若情重者則不止此限
或問師喪何無定制服之當如何沙溪曰檀弓孔子之喪
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
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
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曹弁斂問弔服加麻者幾時
而除鄭稱答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蜀譙周曰雖服除
心喪三年庾蔚之曰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

惟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
猶粗依故禮吊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張子
曰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禮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
効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
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
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吊服加麻亦是服也
却不得謂無服也丘氏曰宋儒黃榦喪其師朱子吊服加
麻制如深衣用冠絰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絰冠
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絰于白巾絰如緦
麻而小帶用細苧黃王金三子皆朱門之嫡傳其所制之
師服非無稽也後世欲服師之有恩義者宜準之以爲法

云

或問會哭之節昨奉盛敎而但以古事言之胡安定司馬公王蘇二公之喪皆行之此則必是當時受業之人今日之事未知如何愚伏曰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據此則雖師亦無會哭之禮聞訃卽哭蓋悲哀之發在初聞喪豈有呑聲忍淚必待同門聚會然後擧哀之理乎丁未賢舍之哭適値吾輩同在一處故得同時擧哀不然則兄不得待我我不得待兄矣惟師生義重初各擧哀之後更聚於公處齊聲哭臨如五服相弔之儀方有節次似不可已此皆實情所發而心之所安初非以如此然後先進可尊吾道可賀其也胡安定不可

尚已如王蘇二公或配食聖廟或列數伊川一時論議固
已靡然師宗之矣佛宮會哭雖未知一一皆是受業之人
要亦必以隆師之義處之也若一時大賢繫天下安危關
生民休戚如司馬文正公則都中之人莫不巷哭又不可
以師生限之而亦至情所在坡翁所謂惟天不容僞是也
或問朋友相爲服如之何沙溪曰喪服傳朋友麻註朋友
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
出則否其服弔服也疏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在家
居止則爲之經出家行道則否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
出是爲師出行亦經也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經不言帶或
曰有經有帶弔服既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明

矣首言環經則有帶未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爲帶糾之矣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註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袒則去冠代之以免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或共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袒之節則爲之袒而免與宗族五世袒免同歸則已者謂在他國袒免爲死者無主歸家自有主則止不爲袒免也朱子曰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收養侍養服

或問非父母及繼後喪而爲收養父母服者稱孤哀可耶退溪曰非繼後而爲收養父母服者所重在已之親不可稱孤哀也

或問有人生父母俱存而侍養父則先亡惟母同居而有喪則其服朞而後除之乎又以禫服終其喪乎寒岡曰收養則國法許同已子若侍養則情有淺有深義有重有輕然收養子其父母在則只朞而心喪三年雖父沒而若長子則朞而除況侍養則尤當有斟酌

或問嫡妾俱無子者與妾同居之時收養三歲前兒而及其長成後嫡母便死則雖無同養之恩與養父之喪一揆

服三年耶其嫡母神主祔于養父神主則似不可無服何
以爲處耶妾母之喪則必服三年耶寒岡曰旣與妾同養
遺棄兒爲已子則是亦妾子也當以妾子服其母與嫡母
服之義爲準

或問國法三歲前收而養之者卽同已子其子爲其所養
父母行齊衰三年或所生父母在則降服朞然則爲母之
養父母亦依外祖父母例服小功之服乎退溪曰母旣以
爲父母子安得不以外祖父母服之耶

或問所謂收養卽三歲前收而養之者乎旣而長成則不
可謂收養乎鍮路人旣收養則其服亦三年耶沙溪曰所
謂收養卽三歲前收而養之者也若已長成者則不可謂

收養三歲前養育者雖路人當服三年通典亦言之中原閣老申時行爲他人所養爲三年喪 論收養服制 又見雜禮

家禮或問卷之四

二 家禮或問